

無邪堂
答問

無邪堂答問卷五

鄧礪字粵川桂林人學者莫先義利之辨說

評曰

題

南軒孟子精義序卽癸巳孟子說以有所爲無所爲明義利之辨并引孟子內交要譽以爲證蓋見孺子入井而援之者義也無所爲而然也此惻隱之仁發於本心者卽天理也納交要譽而始援之者利也有所爲而然也亦不可不謂之仁而實假仁也卽人欲也推之他事無不如此卽如讀書義也必欲人知其好學而始讀書利也爲善義也必欲博長者之譽而始爲善利也求人知要人譽豈不勝於不讀書不爲善者然其心固出於私苟人不知之不譽之則讀書爲善之念息矣且或欲以此博美名而種種僞飾之心由此以起小則爲鄉愿大則爲奸雄託

無耶堂答問卷五

於義以攘利者比比也故無所爲而爲者卽爲己之學推而廣之聖人參贊化育因物付物亦不過由此一念擴充有所爲而爲者卽爲人之學等而下之奸人盜名欺世包藏禍心亦不過由此一念墮落求仁之功在乎存理遏欲理欲於何辨之於義利辨之義利於何辨之於公私辨之一念之起一事之發未必果可以牟利而其中理欲交戰終必出於利而後已夫此一念之私幽不可以質鬼神明不可以告妻子彼固未嘗不以義自居然靜中試捫此心究竟有所爲乎無所爲乎出於公乎出於私乎羞惡之良平日之氣固不能盡蕲滅也是故欲辨義利先辨誠僞誠者天之道天固至公而無私能體天之心以爲心者則至誠無息此仁人正誼不謀利之說也學者未能至於是而

欲求入德之門亦必先辨此心之誠僞若凡事以僞飾行之則心之喻乎利者至深無事不巧肆其牟利之術才力聰明皆歸誤用而求誠之路永斷矣蓋無所爲而爲者雖偶有過誤此心固可質天地也有所爲而爲者雖遍著義聲此心不可對妻孥也時時省察事事檢點則心不爲物役庶漸返乎欲盡理純之本然此求仁之方卽思誠之道也孟子七篇於辭受取予之節辨之至嚴而必歸於求其本心者此也是非辭讓之心人皆有之理爲欲蔽則是非有所不顧禮也者所以明是非辭讓之節而使人發其羞惡之良故曰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南軒此言揭七篇之要義以示人欲人嚴公私之辨以爲義利之辨使假仁假義者流無所藉口而初學之士有志乎道者但自審吾心

之公私卽可知臨事之義利斯不至以利爲義終身墮於坑塹中而不自悟耳好利之徒不以爲不可取之利而直以爲當取之義陷溺旣深是非可以倒置故孰爲義孰爲利臨事或不易辨孰爲有所爲無所爲則人皆能辨之凡好利者責以此爲非義之事彼或飾辭以辨責以此爲損人利己之事彼自無辭以對蓋天下利己者無不損人有所爲而爲者欲爲利己之事而又不欲居損人之名此一念卽人鬼之關也至如萆萆爲利不顧廉恥不恤人言此則面目醜然實未足比於人數莊生有言哀莫大於心死諸生諒能深戒之無俟吾之徵色發聲以拒也水經注漸江水篇訂誤曰阮文達南江圖攷謂今一線清流自杭州北新關通漕達於吳江猶是南江故道 評曰北新關之

河後世所開地志皆言隋大業中東巡始開以通御道後人因修之爲運道其塘棲以北數十里則元末張士誠開以通漕者雖濬鑿時未必不因乎舊瀆然諸書旣無明文祇當闕疑證以酈注則臨平湖以北有禦兒柴辟二地與今運道相去不遠而卽爲運道與否究無確證也文達又以保叔塔後西谿一帶古蕩爲南江遺蹟恐亦未確若以此爲南江自餘杭入錢塘之道猶可言也文達乃自爲新說謂安吉以下非南江則不但與酈注戾并其自言古時餘杭臨江今富陽卽古餘杭之說亦戾文達欲以此證成江爲折形之義然據酈注則江之折流在臨平湖其上流與今無大出入捍海塘未築以前西湖固與江通但北流而至臨平已成大折矣酈注言南江自餘杭合浙江準之

地望曾無不合而文達必欲易之未審其旨

又曰酈注言若耶溪之東又有寒溪溪之北有鄭公泉冬溫夏涼案太平御覽山陰縣西四十里有二溪東溪廣一丈九尺冬暖夏冷西溪廣三丈五尺冬冷夏暖此云溪之東又溪之北疑誤評曰溪之東若耶溪之東也溪之北寒溪之北也御覽所引與此是二地其文見酈注沔水篇謂爲茗水非鄭公泉也然酈注此文亦後人轉寫之誤竝非茗水趙東潛已辨之

尹紹文字博之臨桂人問酈注漸江水篇縣之東郭外有漁浦湖案讀史方輿紀要縣南有白馬湖湖自東漢中有三山曰癸巳山曰羊山曰月山亦名魚浦湖是漁浦在縣南此云在東郭外似誤答漢縣治在今縣西北四十里亦見方輿紀要紀要

此條敘在夏蓋湖下云其南又有白馬湖其南者夏蓋湖之南非縣南也今改其南作縣南故所說皆誤夏蓋湖在縣西北四十里則此所云在縣東郭外者地望正今郡縣治所隨時移易水道亦往往有變遷酈注據漢志而言自當求漢郡縣之所在乃以今制律之宜其鑿枘不相入

問陳蘭甫水道圖說武林水卽今臨安縣北溪南溪出天目山合流曰霅溪其說確否 答古霅溪與漸江通流此欲郵通班志八百里之說故以當武林水其說亦非始於陳氏陳氏此編錄舊說以成一家言故引書例不舉書名然霅溪由發源處至武林仍無八百里之遙趙東潛謂班氏特著此句以明漸江之源固是善悟但亦委曲遷就之詞竊疑行八百三十里六字當

在漸水下後人轉寫誤移於此耳

問陋中在富陽分水之間酈注指爲錢唐江似誤 答酈注不誤富陽分水之間皆錢唐江也今尙沿此稱然此問并誤會酈注之意酈注正言錢唐江波惡不能渡故道餘杭之西津餘杭西津卽陋中處在今富陽分水間漢時二縣皆餘杭地也

水經注漸江本篇訂誤 評曰古書各有體例輿地之學尤不可不明乎此治輿地書固有通例酈注又自有酈注之體例但古人著書其例散見書中非若後人自作凡例冠於簡端之陋而無當也經傳不必言卽史部子部諸書之古雅者莫不如是不通其書之體例不能讀其書此卽大義之所存昔人所謂義例也校勘字句雖亦要事尙在其後此其大綱校勘其細目不

通此則愈校愈誤若後世陋書本無義例之可言不必深求亦不必多讀官書事出眾手多有例而無義又當分別觀之此題重在訂水道之誤不僅在校勘異文鄺君北人其時南北區分不但不能得之目驗并南朝諸儒之著述亦不易得故所據書已有異同其疏誤自不能免沔水篇鄺君已明言之不自諱也阮文達浙江圖攷頗詳審而未及者尙多亦間有武斷偏執者阮書非專爲酈注而作故不多及其偏處卽其精處非持之有故不能言之成理古名儒亦多如此學者須知其弊乃可讀其書若武斷則尤不可

問吉林去俄羅斯遠近并其地形勢 答吉林之琿春與俄連界去俄屬海參崴屯兵之地計海道不及五百里北去俄屬伯

利屯兵之地在烏蘇里江入黑龍江之口亦曰伯力對音無定
字也俄名喀巴羅甫喀亦不及二千里自康熙間與俄人定界
後東三省無邊警者垂二百年吉林固無所謂邊防也咸豐八
年十一年兩次定界棄地數千里而黑龍江之向以安巴格爾
必齊河爲界者今則以江爲界吉林迤北向爲赫哲費雅喀諸
部所居者今皆割爲俄屬迤東之地向至海者今則以烏蘇里
江圖們江爲界故吉省以琿春爲極邊東距省城僅千餘里圖
們琿春皆見金史世紀圖們舊作徒們琿春舊作琿春皆乾隆間譯改琿春河在甯古
塔城東南六百里源出通壘山會諸小水西南流入圖們江烏
蘇里河北流入黑龍江金史太宗紀天會九年命以圖們水以
西和博錫馨珊沁三水以北開田給海蘭路諸穆昆 盛京通

志圖們江在甯古塔城南六百里源出長白山東北流遶朝鮮
北界復東南折入海案吉林城南三百餘里亦有圖們河其下
流爲輝發河與此名同地異黑省以黑龍江城爲重鎮南距將
軍所駐之齊齊哈爾城卽卜魁城將軍向駐愛琿康熙三十二
年移墨爾根三十八年復移卜魁建爲省會亦僅千餘里俄人
移其所謂噶噶林者駐於伯利西距我黑龍江城卽愛琿或作
艾琿亦作艾虎不及五百里其阿穆爾省大酋所駐之海蘭泡
南去我黑龍江城僅百餘里耳金時海蘭路置總管府舊作合
嬾又作
孩嶺皆乾隆時譯改東南至高麗界五百里見金史當在今甯
見金史世紀地理志
古塔之南元置海蘭府以海蘭河得名河流入海見元史地理
志與今海蘭窩集之河流入呼爾哈河
者不則在吉林北境明時置海蘭衛地無可攷疑卽金時海蘭
同

路皆與今之海蘭泡異地惟元史地理志云合蘭府即海蘭水達

達等路土地曠闊人民散居元時置軍民萬戶府五分鎮混同

江南北之地無市井城郭逐水草爲居以射獵爲業案元史所

云卽打牲部落之俗今海蘭泡地在混同江北或卽元時海蘭

府所轄有黑龍江外紀呼倫貝爾通稱海蘭兒案其地輪舶自

黑龍江口一水可達黑龍江或稱混同江蓋松花江一名混同

其下流會黑龍以入海互受通稱見金史遼史聖宗紀太平四

年詔改鴨子河曰混同江契丹國志又謂鴨子河亦松花江之

異名又名松阿哩河松阿哩皆見金史地理志而誤分爲三名卽魏書

之速末水也新唐書作粟末俄復欲造鐵路於琿春則不出半月可由

陸路徑達其國都矣圖們江與朝鮮連界其扼我綏芬河口者

曰海參崴

盛京通志綏芬河在甯古塔東南四百四十里入

圖們江案

國初本爲綏芬路屬窩稽部遼金之率賓府當在

其地金史世紀有蘇濱水卽率賓水亦卽綏芬水之轉音俄割
得此地後屯重兵築礮臺通商招墾遂成巨鎮迤北如巖杵河
雙城子等處皆設官置戍期漸與伯利聲勢聯絡以窺我吉林
朝鮮滿洲源流攷引元一統志自南京而南曰海蘭府又南曰
雙城復引明實錄永樂四年七月因溫託琿等部人吉里納入
朝置雙城等五衛疑皆今雙城子之地也遼史地理志雙州亦
有雙城縣遼雙州在今鐵嶺與此異地故俄之有海參崴猶英
之有新加坡也英得新加坡而經營之南洋遂以多事俄得海
參崴而經營之北洋亦漸起風波今且欲勾結朝鮮以爲屬國

無邪堂答問卷五

七

朝鮮有事則旅順危北洋之門戶也鐵路若成則黑龍江與內
外蒙古均將疲於奔命 京師之藩籬也俄地既廣而北負冰
洋無虞後路遂日以蠶食爲事歐洲諸國常視俄爲輕重德與
法戰必先結俄今俄德之交漸離則法益親俄以圖報復俄覬
歐地而苦無隙可乘也亦樂挑諸國使自鬥而坐收漁人之利
其國勢本注重歐洲故久思滅土耳基據歐洲之腰膂以求逞
其大欲英法諸國出而救土俄既不得志於西則思啟其東封
英之救土爲自救計也然俄轍旣東印度仍當其衝中國亦受
其敝二百年來俄未與中國寒盟蓋地勢阻之今吉黑邊境旣
爲所割浩罕鄰封又爲所併東西萬餘里在在與之接界其首
衝在新疆其次卽在吉林而吉林實爲根本重地故東三省之

綢繆不可緩者此也至於中俄交涉山川形勢卡倫鄂博諸制則盛京通志海國圖志朔方備乘諸書具載之

仿遼史例作元史部族表 評曰以部爲族外藩多如此猶中土之以國爲氏也 欽定元史語解分析部族最清錢竹

汀氏族表詳於族而畧於部蓋其作書本旨不同故體例亦異畏吾兒卽回鶻之轉音或稱畏兀亦稱偉兀又稱衛吾陶南邨輟耕錄列爲色目人非蒙古也兀良罕卽今烏梁海乾隆時始編佐領本與俄國分屬近頗爲俄所誘在喀爾喀蒙古之北者曰唐努山烏梁海康熙時來屬在烏里雅蘇臺科布多之北者曰阿爾泰烏梁海乾隆時來屬尼布楚亦有之皆采捕爲生元祕史所謂林木中百姓也尼布楚本茂明安舊地故有蒙古種

人昔竇赤養禽鳥人合刺赤亦作哈刺布瞭望人貴由赤亦作貴赤善跑人見元史語解輟耕錄均非部族名

劉奉璋字瑀甫全州人讀漢書藝文志曰漢不立左氏學雖劉歆表請立之格於羣議旋立旋廢而藝文志乃以左氏冠公穀鄒夾上評曰左傳平帝時曾立學光武時又立學班志自不得遺之其首舉春秋古經卽左氏經也自博士李封病卒遂不復立今左傳正義經典釋文皆以爲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立非也錢竹汀答問已辨之古經傳本皆單行作傳者以先後爲次自當首邱明公穀著於竹帛時已在後卽高赤二子傳經初祖亦不能先於邱明班氏以是爲次非有他意也鄒夾二家又次於後此五家皆正傳其左氏微以下乃傳之旁出者

猶後世之有經解故別自爲次其總錄中云云當卽劉歆原文
利建侯字冠伯平樂人問方望溪集有與鄂少保書論喪服注
疏之誤三事一辨圻外之民於天子無服一辨卿大夫之妻於
王后無服一辨諸侯之士於天子無服皆不曲護舊說左證似
覺詳明 答檀弓三月天下服鄭注諸侯之大夫爲王總衰依
據禮經確不可易使并圻外之民言之經何不云天下男女服
使與上文一律乎望溪未知古聖王公天下之心諸侯有各臣
其國之義而以秦漢後郡縣之天下律之誤矣其引漢文帝事
正是郡縣之天下不可以律古封建之制臣爲君服斬妻爲夫
之君服齊衰期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賈疏謂夫人命亦由君
來故臣妻於夫人無服 欽定義疏謂從服者直一從而

已不累從也等殺秩然義據明確方氏自誤會耳古者婦爲舅姑齊衰期而女子子在室則爲父斬婦人不二斬在家從父之義也父爲長子斬母爲長子齊衰三年父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之義也封建之世諸侯卿大夫各有土地人民故重大宗大宗者當先祖之正體尊祖敬宗故長子服重使以後世郡縣之制律之則婦爲舅姑但服期爲長子轉服三年不幾輕重倒置平方氏之所疑蓋亦類此其作喪服或問謂婦爲舅姑期乃稱情以立文尤害經義周官肆師大喪合內外命婦序哭當序哭時自必服衰以往此弔服耳豈可竟謂之有服亦何至以吉服將事爲疑稽諸禮經命婦弔於大夫服錫衰豈命婦於大夫亦有服乎且王與后與世子之喪皆稱大喪內府世婦內司

服同后卽有服世子亦有服乎固不得執此以相難也諸侯之
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故爲天子服士位卑於大夫故絕於天
子尊尊之義也若士亦有服經何以不云諸侯之大夫士而云
諸侯之大夫方氏引象胥次事上士以證士得接見天子不知
上士者乃王之上士與諸侯之士無涉安得據爲左證乎周官
韋客凡介行人宰史皆有牢方氏亦引爲士接見天子之證案
聘禮賓之卿上介之大夫士介四人是衆介固當以士充其數
但禮經所云接見天子者謂承君命以聘於天子之大夫非謂
衆介也春秋二百四十年曾無以士聘天子者況禮經注疏皆
甚明瞭而方氏誤以衆介當之然則啟墳授圭又有賈人豈賈
人亦得謂之接見天子乎行人宰史乃從行者并非衆介尤不

得以爲接見之證望侯釋經往往輕改舊說其集中又有答禮
館纂修書亦論此事足見當時共事諸人均不以其論爲然也
劉志光字耀廷平樂人吳康齋學術論曰康齋姿稟英異氣質
高邁且通時務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悉則固不欲畎畝終而
時思一試也 評曰古之君子未有炫玉以求售者也自惜其
才而輒思輕試此豪傑之事非學道者所宜爲康齋爲石亨而
出與蔡京之薦龜山畧同龜山猶多建白惜其時已無可爲康
齋則未免虛此一出恐枉尺未能直尋也昔賢進退固非後學
所敢輕議究亦不無可疑

韋得琛字獻卿柳州人問待朋友宜以和平爲主然必先從看
得自己不是處看得朋友是處克治纔好 答朋友亦未必果

無邪堂答問卷五

十二

友有直言見規者其性情識見必皆可取縱使言之不當猶須容受以來善言況中我之失乎試思己有不善於友何與而苦口諫諍非深愛者其孰能之平一時之意氣可免他日無窮之悔尤人貴益友得力正在斯時否則求友何爲也天下惟聰明人最喜文過當其飾非拒諫意氣凌厲旁觀有竊笑者有嘆惜者有侮弄者人苦不自知耳使能容受直言則他人之才智皆可取以爲我之才智智孰有大於此者而徒矜一己之聰明致陷大戾非天下之至愚而何故好逞聰明者必非大智慧取友之道亦可以是卜之

李桂馥字月莊鬱林人問齊人獻戎捷何注春秋王魯見王意古者方伯征伐獻捷於王夫獻捷豈由孔子所使乎 答獻捷

非孔子所使其詞則孔子所修何意此非舊史之文君子修春秋乃書曰獻戎捷以見王魯之義蓋獻捷本非諸侯相爲之禮也此之所云未足以難之

賓光華字月廷鬱林人問易納甲先天異同 答先天出於納甲納甲出於納音納音出於緯書其見於古籍者歷有明徵近儒之所駁詰皆昧其源流不足據也隋蕭吉五行大義引樂緯孔子曰某吹律定姓一言得土曰宮三言得火曰徵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言得木曰角亦見南齊書樂志案京君明曾推律定姓蓋其治易用納音故也此納音之法與抱朴子僊藥篇引玉策記開名經正同與禮記月令正義引易林亦合蕭吉闡其說甚詳納甲之出震見丁盈甲退辛消丙滅乙義本

諸此後儒惟沈存中夢溪筆談卷五論納音卷七論納甲錢竹汀潛研堂集卷一納音說惟以納音爲出於納甲則未免顛倒能明其故焦理堂易圖略知之而又疑之蓋欲斥漢儒以自張其學耳其論納甲皆未達虞氏之意近惟張皋文能明虞氏家法惠定宇周易述頗龐雜其誤處則陳氏讀易漢學私記已言之納甲之法詳見虞仲翔易注李氏集解引及魏伯陽參同契案京氏易傳云甲壬配外內二象陸績注乾爲天地之首分甲壬入乾位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又云三者東方之數東方日之所出四者西方之數西方日之所入言日月終天之道奇耦之數取之於乾坤乾坤者陰陽之根本坎離者陰陽之性

命其言與參同契皆合是納甲出於京氏無疑鼎卦注言納辛
卽納甲之法惠氏易漢學曾引以爲證是已焦理堂王伯申強
生分別非也太平御覽引京氏易說云月與星至陰也有形無
光日照之乃有光喻如鏡照日卽有影見月初光見西方望以
後光見東方皆日所照也朱子答袁機仲書云參同契言納甲
今所傳大珠林是其遺說參同契之言尤與虞注及先天圖若
合符節邵子觀物外篇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
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
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
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
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此此卽納甲之義熊氏朋來經說胡氏

渭易圖明辨陳氏壽熊讀易漢學私記皆已言之陳氏疏證尤
明確邵子謂圖皆自中起卽京氏易傳所謂坎離之象配戊己
也乾南坤北卽陸績注所謂乾坤分甲乙壬癸陰陽之終始也
乾南坤北之位惠半農易說誤以方位爲方向而反疑邵圖爲
誤錢竹汀養新錄亦然果如半農竹汀之說將言天象者鶉火
必易置北方而後爲向南元武當易置南方而後爲向北乎離
東坎西卽參同契所謂坎離匡廓運轂正軸爲乾坤二用也其
方位不盡同者卽參同契所謂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
旣不定上下亦無常朱子攷異託名鄒昕作所謂甲乙丙丁庚
癸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不然虞注旣言
乾坤列東艮兌列南震巽列西坎離列中繫辭八卦成列注何

又言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兩儀生四象注惠定宇輩以此爲疑
則虞義先不可通乃獨疑邵子耶朱子語類先天圖傳自希夷
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鍊參同契所言是也又
云伯陽參同契恐希夷之學有些是其源流又云先天圖直是
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原有只是祕而不傳次第是方士
輩相傳授參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又云先天圖與納音相
應故季通言與參同契合魏華父亦云先天之學惟魏伯陽窺
見此意至華山陳處士始盡發其蘊
朱子明知此圖傳自道家而仍用以注易者蓋欲備一家之學
爲占驗設也王白田李孝臣皆謂本義前列九圖非朱子之舊
白田集朱子年譜
考異羣經識小用意固善然咸淳乙丑吳革刊本已有此九

圖易學啟蒙言之尤詳且繫辭說卦傳本義皆曾用先天以釋

之矣白田又謂家禮非朱子作顧訪溪梅過齋續集曾引北溪文集以辨之其言極確案朱子注參同契與注楚辭意同楚辭注爲趙忠定而作參同契注爲蔡季通而作皆寓身世之感非徒注其書也先天本於納甲宋儒

固明言之其傳自道家宋儒亦並未諱言之西河竹垞之徒不喜宋儒借此以肆攻訐無足深辨或又謂仲翔曾注參同契因引以注易不知參同契特借納甲以明丹訣耳非其所創爲也京焦之學雖云傳自孟長卿而班史儒林傳已著疑詞謂延壽儻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所云得諸隱士者與先天圖得自陳希夷略同皆教外別傳非易本旨田何之易今雖不可見然班史稱孟長卿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獨傳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據此知孟氏之學已非盡易之本旨況京焦乎但易無象數無以命占故自來言象數者能合於

占驗即可自爲一家之學若卦氣若九宮若納甲若爻辰若先天皆易之支流餘裔推衍繁密附會闕多先儒取其說之近理者以爲易家占候近人好言象數而不能施之於占候特重儻耳此外言數者惟河洛所託最尊其數亦出自自然故太乙九宮明堂則之見大戴禮盛德篇宋儒言圖書者本之大戴記注言九室法龜文而劉牧互易圖書之數蓋以圖與書同爲九宮故也五行大義引黃帝九宮法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宮總御得失其數則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宮五乾六兌七艮八離九太乙行九宮法從一始

乾鑿度鄭注略同舊唐書

禮儀志天寶九載術士蘇嘉慶請於京東朝日壇東置九宮貴神壇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爲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上六八爲下符於遁甲案戴

無邪堂答問卷五

五

九履一之文子華子大道篇亦有之但是偽書不具引又云天一之行始於離宮太乙之

行始於坎宮

隋志有九宮經一卷孫淵如問字堂集引唐會要路史注以證九宮始於黃帝不知術數之書皆出

依託要是六朝以前古籍耳

案此篇皆據洪範九疇以立說九疇先儒以爲

卽洛書

孔安國劉歆馬融皆有此說蓋古文家言也

故廬注大戴記明堂篇謂九室

法龜文徐岳數術記遺有九宮算甄鸞注與五行大義所引說

同宋人之圖自有所本孫淵如謂宋人誤以太乙九宮爲洛書

非也

近人言河洛者惟孫氏尙能得其大略而駁宋人之說則誤餘家皆謬不足辨

五行大義又云天

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之數合

五十有五九宮用者天除一地除二人除三餘四十九以當著

策之數又四時除四餘四十五五者五行四十者五行之成數

乾鑿度云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數之

究也乃復變而爲一

與列子天瑞篇同

又云陽以七陰以八爲象易一

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之十五則象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鄭注亦引天一地二以釋之謂一變爲七是今陽爻之象七變爲九是今陽爻之變二變爲六是今陰爻之變六變爲八是今陰爻之象七在南方象火九在西方象金六在北方象水八在東方象木其言方位進退與宋人所言河圖之數一一昭合後漢書劉瑜傳謂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九房者明堂九室也蓋天一地二以下二十字爲河圖之數聖人則之以演易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洛書之數聖人則之

以演疇故孔安國謂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見易繫辭

正義又書洪範孔注洛出書神龜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

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

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

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見漢書五行志案此

圖亦可為範之說也又禮運疏引中候握河紀云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述法之畫八卦龜書洛出之宋書符瑞志

伏羲受龍圖畫八卦所謂河出圖者也禹時洛出龜書六十五字是為洪範所謂洛出書者也漢儒相傳古義

如斯宋儒不取緯書故不得二圖之來歷而其圖則遠有端緒

並非宋人所臆造也關子明易傳言圖書與乾鑿度五行大義

宋仁宗時人鄭君注易謂河圖有六篇洛書有九篇此乃後人

在邵子前

衍河洛之義以成書隋志尙存其目凡二十卷開元占經多引

之日行度篇引河圖曰天元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日月俱起奎

牛乃用太初術蓋太初以後人所爲耳漢人言河洛括之於太

乙九宮故張平子以九宮與律歷卦候並稱而云河洛六藝篇

錄已定

見後漢書本傳

蓋亦以河洛爲九宮其是否圖書本旨不可知

要之漢宋諸儒初無異說

朱子答蔡季通書云鄙意但覺九宮之圖意義情約故疑其先出而八卦

十數九疇五行各出一圖自不相妨故有大抵治易者不言象

虛中爲易實中爲範之說自謂頗得其旨數則已言象數則易流於術數當西漢時卦變之說未興其言

易以陰陽災變爲主故卦氣之學流傳最遠自時厥後言易而

近術數者三家卦氣主曰納甲主月爻辰主星皆言天象以明

人事揚子雲用三統衍太元以明易漢儒家法本自如此近惟

焦里堂欲通歷於易漢宋而外自成一家而能合占驗與否未

可知也世儒多尊定宇而斥里堂堂固鮮師法吾謂與其爲

定宇之皮傳古義尙不如里堂之自闢町蹊其易通論專比附經文以求大義亦勝於諸家之逐末忘本然其源皆出於緯書緯書多漢人附益非盡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漢儒以卦氣納甲明消息而以消息爲伏羲十言之教其說亦出於緯與康節之先天託諸伏羲意同凡言數學者皆如此卦氣見易緯稽覽圖爻辰之法詳見五行大義謂天有九星地有九州以二十八宿分繫於九宮其星則天蓬天輔等名今太乙王遁所用者是也楚辭九辨序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劉向九歎託九魁與六神王逸注九魁北斗九星也素問天元紀大論引太始天元冊文云九星懸朗王冰注亦引天蓬等名以釋之

又見素問刺法論抱朴登涉篇引遁

甲中經舊唐書禮儀志及五行大義引

蓋斗爲帝車運乎中央

臨制四鄉測算家用七星占驗家則用九星以應九州其術流傳頗古而每爲後世道家所篡取逸周書小開武解云三極一維天九星二維地九州三維人四佐成開解略同惟九星作九列孔晁注九星謂四方及五星與此異義蓋此乃術家之說故孔注不取耳南齊書高帝紀論太乙九宮之法與今術士所用正同隋志有費長卿周易分野一卷卽爻辰所從出錢竹汀答問已言之納甲本於納音爻辰本於九宮九宮納音之法今太乙壬遁星卜堪輿時日小數無不用之蓋術數家皆自託於易本古法以爲推衍故能流傳後世繆悠之言宜爲儒者所弗道但九宮貴神諸說乃術家所附會固不得因此而并疑河洛也焦里堂謂楊筠松術士且以納甲爲非不知筠松所用貪狼破軍之類皆九

宮星名古人以之言分野故筠松以之相地此亦唯之與阿而可據以難納甲乎疑龍經有河圖分九宮之語與劉瑜傳五行大義正同術家本無異辭而儒家反昧所從出以致聚訟漢書翼奉傳已有貪狼廉貞之名但非指九星五行大義言遁甲九神皆與筠松說同惟天蓬天芮天衝三神皆居破軍星筠松則以左輔右弼當之爲不同耳開元占經引洛書云北斗第一星曰破軍第七星曰貪狼此洛書當卽鄭注所云有九篇者足見術士之遺法也繫辭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虞注云云所傳亦皆漢人之遺法也

正與先天說同以天地定位四語合於納甲不自邵子始惟虞注於帝出乎震章亦以納甲釋之兌西坎北義不可通因釋以二三五爻失位未免牽湊邵子知其然乃分先後天以圓其說用意甚巧而復託諸伏羲致啟後人之疑然謂易無先後天之分可也謂先天之學無與於象數不可也謂本義不當冠以九圖可也謂九圖不源於漢儒不可也先天圖宋儒如楊龜山陸象

山林黃中袁機仲黃東發等已疑之朱子答王子合書亦謂康節言八卦之位大抵近於

象山謂非聖人本意要知言象數者何一是聖人本意古

人卜筮用著龜左傳載其繇辭但取互體曷嘗有如後世紛紜

之說左氏謂筮短龜長而聖人贊易則明著德可知象數之學

固隨時而變也宋潛溪集有廖應淮傳謂其得先天之術神驗

與管郭略同先天本義不過如斯即卦氣納甲亦何嘗不如斯

觀范史列傳可見矣漢學家非不知先天納甲同出一源第惡

宋儒而尊虞氏遂諱言之豈知卦氣飛伏九宮納甲爻辰先天

皆非易所本有昔人特爲占驗而設故其法每爲術士所篡王

輔嗣程叔子專明義理易道始尊至今立於學官從之者自無

流弊世謂輔嗣以老莊說易此特韓康伯繫辭注爲然耳輔嗣

於乾之羣龍无首但明剛柔相劑之義並未敢以老氏言無之
旨沿之其他言涉老莊若復卦注之寂然至无以有爲心者亦
不多見朱子本義以易重卜筮義辭說卦傳注間及先天要
其義理仍一本諸程傳也象數之學自楊丁將軍舊法未知何
如自孟長卿以陰陽災變言易兩漢之世其學大行流於術數
諸家千支百派改頭換面大抵不出卦氣九宮納甲之範圍近
儒嚴斥先天謂非易之本旨是已乃復附會爻辰推尊納甲左
右佩劍庸有異乎至河洛圖書卽非作易本旨亦是漢儒相傳
古義近人之所辨難皆不知而作者也

祁永膺字伯福鬱林人問學者好言命將毋爲畢生之誤 答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得之不得曰有命聖賢非不言命也但古

人居易以俟之義理之命也今人先事而推之禍福之命也禍福之心勝斯義理之心微非委心任運則行險徼倖而已矣不信命者好行險過信命者多任運其惑於禍福則一也君子終日乾乾盡其在我而禍福定之於天者不敢計亦不必計故曰修身以俟居易以俟

問古人重氣節而耐煩子細學者似亦不可少不耐煩則有初鮮終不子細則鹵莽滅裂雖講氣節仍未盡善 答此固最要第子細不可太過太過則流於畏葸是以夫子有慎而無禮之戒凡事太過則弊生故曰過猶不及如耐煩是最好事然太過亦有瑣屑之弊能講氣節豈非極美然析理不精往往誤以意見爲氣節斯惑之甚矣君子貴窮理貴養氣蓋爲此也惟養氣

乃有真氣節配義與道集義所生非是則皆意見之私大者誤國小者禍身而及其當見氣節時仍茫然無有也真氣節必不若是不當避者人詭避之避之者爲趨利也不必爭者人競爭之爭之者爲釣名也瑣屑爭論必無實際徒使聽者生厭雖有正言不能入矣故古人進言之道必以積誠爲本好利爲欲好名亦爲欲無欲則剛剛非徒恃意氣之謂也三代下惟恐不好名此爲中材以下言之若讀書明理之君子固當有進乎此者矣宋史薛季宣傳謂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陸清獻問學錄謂好名之嫌不可避好名之心不可有是二說者義實相成非相悖也明史羅洪先傳洪先嘗言儒者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爲本其言甚精惟澹泊乃能甯靜

甯靜乃能致遠諸葛君眞名士自與畫地作餅不同不求聞達
豈歟名者故意氣意見無非好名之一念所生陸象山語錄云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又集
中與鄧文範書云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
於意見高下污潔雖不同其爲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
等而下之則且有以立名爲罔利之媒者事事違心而出是又
與於無恥之甚者也乞於墻間而諱於妻妾羞惡猶未盡泯也
若後世之小人肆壟斷之術且以驕其妻妾矣豈其性與人殊
哉名利可以兼取天下事孰有便於此者習慣自然妻妾且從
而奉之賓客亦從而歸之積久遂成風俗五季之所以極亂也
故正人心當自辨義利始辨義利當自知恥始以利爲利可恥

也以名爲利尤可恥也疾沒世而名不稱名固君子之所甚重

惟實至則名歸無實而市名鬼神瞰之不祥孰甚而欲稱於沒

世得乎

王文成傳習錄謂稱當讀去聲固鞭辟近裏之意但如實不稱名則生前已當疾之矣待沒世不若從舊說爲

安顧氏日知錄云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矣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

晁氏客語

宋晁說之著

謂名利

皆不可好然好名者比之好利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

無所不爲案晁氏之言甚當但此惟真好名者爲然名本美稱

好名則有美有惡無所不爲之徒人猶得而指摘之至於名有

所不爲實則無所不爲斯藏身甚固人無不墮其術中矣顧亭

林謂不能使天下人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

之風亦可救積污之俗云云是率天下而僞也有激之言流弊

甚大

江鈍翁集有名論一篇命意與亭林略同而持論較平固自無弊日知錄又言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

吾自幼及老見人所以求當世之名者無非爲利也名之所在則利歸之故求之惟恐不及苟不求利亦何慕名以此說證之則知前說特有爲而發非定論也故聖賢惡同流合汚惡色厲內荏惡居之可疑惡訐以爲直若此者皆假好名以爲藏身之固者也夫名利者帝王持世之大權使士皆不好利不好名雖聖王不能驅策羣力然好利者易察好名者難察好利者易馭好名者難馭苟以聖賢之所惡者察之則觀人之道可得其大凡苟以其人之所嗜者馭之則殉名之徒亦無不歸驅策天下嗜利者必不好名而僞爲好名者則無不嗜利故欲辨義利先辨誠僞誠則公公則義矣

問宋史劉忠肅傳云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所謂文人當卽程子云詞章訓詁之學所謂器識當卽程子云

儒者之學 答文以明道古來名儒多由文人入者文人元無
弊命爲文人則有弊耳忠肅之言卽先器識後文藝之意然博
學於文正欲以充其器識離器識與文而二之斯所以爲後世
之文人也

問朱陸皆可入道否 答豈獨朱陸皆可入道卽無垢慈湖龍
溪泰州之徒純以禪宗提倡者苟去其偏而專取其長亦何嘗
不可入道但天下中材多而上智少頓悟之說旣非中材所能
領會而才智者又樂其簡易可以恣其胸臆遂至盡挾藩籬故
程朱之學歷元明數百年而無弊卽弊亦不過迂拘舛陋而已
姚江之學不及百年諸弊叢生其卒也舛陋與宋學未流等而
踰閑蕩檢猖狂恣肆則什百過之故與其爲陸王毋甯爲程朱

也然以此集矢於陸王則不可陸王說雖過高要自有真面目
王與陸亦不盡同象山之言最足激發志氣使人興起第取簡
捷以立教則其言多有過當者故朱子辨之恐貽誤後學耳王
學流弊泰州爲甚龍溪次之泰州本非文成之所喜而流衍獨
廣蓋人心樂縱恣而憚拘檢也其徒多赤手捕長鯨之人故決
裂尤甚嚴嵩罪大惡極何心隱獨能以祕計去之事見明儒學
案又周櫟園
書影載陳士業答張
謫宿書亦及此事而心隱之見仗江陵亦由於此此輩才氣
非常惜其不軌於正張文定謂儒門淡泊收拾不住惟其不甘
淡泊乃入於異端故學者必以淡泊明志爲先務也淡泊明志
之言與文
定語意稍別而病根則同近人治經力求新
異欲以駕古儒者之上皆不甘淡泊者也泰州之學流衍粵
中者有楊文懿其作三經序送劉布衣序牽合三教恣意滅裂

王龍溪集中三教堂記不二彼時講學之徒半多如是高顧諸

公乃起而救之敦尚名節力障狂瀾爲功最鉅故東林者所以
結明三百年養士之局而開國初風氣之先者也

問李二曲云學在反身道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而必自靜坐
觀心始當卽程子學始於不欺暗室之意答靜坐觀心與延
平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白沙靜中養出端倪意同特其言又
加甚焉竟與釋氏之觀心無別釋氏觀心亦非竟無所得者也
第認心爲性與吾儒異耳若程子之言乃大學誠意之謂非謂
觀心一主靜言一主敬言悔過自新乃喫緊爲人處人當終日
膠擾雖有過不自知靜則知之但二曲立言不善流弊頗多朱
子有觀心說辨析最精言靜不如言敬敬則不期靜而自靜矣

問吳康齋嘗謂宦官釋氏不除天下不治何如 答宦寺之禍
英宗時固有之若僧徒橫於成化開康齋已不及見永樂以後
貴重番僧別有采遠深意非可一律同譏所過驛站誠多騷擾
京師亦受其害然於天下大勢無與明之患初不在此康齋此
言疑近於講學家門面語

問春秋矢魚於棠董生以觀魚爲譏邵公以遠觀爲譏其義孰
長 答與民爭利無論遠近皆當譏董以觀魚爲譏義塙不可
易何注諱使若以遠觀爲譏蓋因傳有譏遠之文而見內小惡
諱之義耳然不若董義之正大穀梁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
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義勝公羊

問公羊論紀季事董主美紀侯何主美紀季孰是 答繁露玉

英篇紀侯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汝以鄢往服罪于齊請以立五廟此董必有所本紀季之服罪紀侯使之美紀季卽美紀侯也董何雖若異義而大旨則同後漢書賈逵傳注逵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仇書以譏之案賈說非但與二傳義違與左氏亦不合其義甚短故孔疏不引近儒輯賈服注者亦不之及蓋爲賈諱也

問紀效新書論兵法至詳而總以鴛鴦陣爲主然今世洋礮利害似尤當以制礮爲急不然恐雖有好陣法無從而設 答戚氏書多詳擊刺之法與今用鎗礮者不甚合若其束伍審敵之方及首卷所載諸論無古今一也禦礮無善策曾文正集中嘗言之西人亦但有避礮之法無禦礮之法若暗臺斜坡銳角牆

太平蓋之類皆爲避礮而設諸書所言絮網糖包各物均不足恃非得地勢以自蔽則直以血肉相薄而已西人嘗言堅壘可以避鎗近山近林皆可避礮但依林木以結營只可自固擊人亦不便也然鎗礮雖爲要物用之仍在其人近日後膛鎗礮無國無之而勝負不同可思其故矣用兵之道將欲其智卒欲其愚純樸未漓乃能致死巧者多滑若巧而不滑則將校之材非徒士卒之選也後膛鎗近式頗多其機括太繁者非操練純熟手法極靈鮮不委以資敵洋鎗如士乃得林明頓來福茅瑟之類皆中國所常用前膛有用散子者後膛多用單子命中較難中國擡鎗重滯而裝子甚多發無不中南省兵丁頗喜用之今之鎗礮款式不同子藥亦異中國陸續購置宜於此或不宜於

彼外洋有官廠有民廠中國官事不世其業難以專精若聽民開廠官收其稅而不與聞其事則富商衣食於斯不能不精益求精官可省費而物之良窳易見卽如擡鎗之重滯者亦未嘗不可變通盡利也西國教戰之書多未見僅見津滬製造局繙繹諸書論火攻水戰頗詳論陸路陣法者尙少布國人著有臨陣管見九卷論布與奧法兩國戰事之得失大旨以攻兵爲長守兵爲短又有比國人著營壘圖說謂戰事能築堅壘者不致大敗其說與湘軍諸將所見略同惟築法加詳亦有繁瑣不適用者中數篇頗精末篇則笨法耳然按諸歐洲戰事大抵以嚴整取勝嚴肅則將心欽整齊則士氣戢此中外之所同未有氣矜之隆甚露塵上而能制勝者也而火器之烈宜散不宜整又

其用兵只分一兩路專攻要隘專打硬仗所謂多方以誤之亟
肆以疲之者亦不多見其論戰亦以游兵爲要包抄爲長但無
中國兵書之變化或未見其精者耳古兵書存於今者惟孫子
義蘊問深餘多後人附益非但六韜三略爲僞書也兵者氣也當及其銳而用之故兵書雖多一言以蔽之曰審機而已審機莫精於孫子吳子已遠不及尉繚尤以多殺立威不足盡信也軍事最忌紛擾故韜略皆用道家言以靜制動其理甚微而其言尚淺宋以後書頗龐雜要不出前數
書之範圍惟守城制陣等法加詳近世多野戰舊陣未必適用
卽戚武毅之陣法亦仍得力於東伍程子謂韓信多多益善只
是分數明卽東伍之說今西人教戰亦皆東伍之法也孫子兵勢篇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魏武注部曲爲分什伍爲數程子之言蓋本於杜牧之見十家注紀效新書東伍篇亦引孫子此言古來言陣法者始於握奇經李衛公問對之六花陣卽本握奇人陣而小變之二者皆僞書要皆言之成理握奇舊題風后撰漢

志有風后十三篇云出依託握奇當卽在其中其陣法今亦用之若今之包抄卽握奇所謂蛇蟠也今之張兩翼卽握奇所謂鳥翔也

將者智仁信勇嚴孫武子言之岳武穆述之今且未暇論古人之精微但以武穆不愛錢不惜死六字爲師則粗材皆可學而能而已有制勝之道士不用命由於將之專利故治軍者可以千金養死士不可以一錢入私囊威令不行雖精通韜略亦無所用惟其志專一而好勝事不輕發發則期於必成而籌餉之權操之議院其不能輕舉者以此其上下一心以敗爲恥者亦以此從前騷擾海疆半招黑夷及沿海奸民爲之非其正兵萬一俄夷有事與此頗異我當以陸師與之角勝而諸國耽耽海防仍不能弛財用不足尤可慮耳

問昔人言非科舉累人人累科舉良然

答程子言科舉之學

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士能眞爲科舉之學者必不爲科舉所累
爲所累者只是無志耳無志則可累者甚多何必科舉藉口於
科舉豈不冤哉以今制言四書文義理之學也二三場考據詞
章經濟之學也學問根柢卽在科舉中豈有恃兔園冊子而能
爲佳文者乎讀書多積理富才識旣充文藝自進今之爲制藝
者吾惑焉庸爛惡俗者無論已一二才士誤於歧趨喜爲別解
文義至不可通 功令亦所不恤一切訓詁名物山經地志傳
奇小說之言無不納諸制藝中光怪陸離按之實無所有豈知
科舉之文有關運會同不容率爾也廣鼎紛陳人心日僞防僞
者割裂四書以命題非侮聖言而何

施獻璜字礪玉南甯人問伊犁邊界 答同治三年之約伊犁

西北自薩爾巴克河而南沿奎屯河亦作奎峒譯言冷也其傍有奎塔斯山以山頂爲界徐星伯西域水道記曰撒瑪勒河西十里爲奎屯河自北山南流入夏暴漲涉者往往減頂南流達葦蕩葦蕩者東西百八十餘里南北八十餘里是曰都爾伯勒津喀喇烏蘇案慶綏城之東亦有奎屯河與此名同地異圖爾根河在奎屯河西三十里發源都蘭哈喇山入小葦蕩逾伊犁河南至特穆爾里克河源發源察奇爾山陰西北流九十里匯於格根河又南至格根河源爲界元史語解格根明也西域水道記格根河上流爲鹽池口水其下流會察林河以入伊犁河在惠遠城西五百餘里其時新疆未爲賊擾約中所舉諸卡倫皆承平時舊制卡倫之外爲哈薩克左部近年役屬於俄故俄

與我鄰至光緒七年定約西以霍爾果斯河爲界卽西域圖志
之和爾郭斯河在奎屯河東百餘里與奎屯皆列秩祀乾隆時
曾移達呼爾種人於此達呼爾或稱打狐狸其族本居黑龍江
之布哈爾等處一統志云索倫達呼爾
二部乾隆二十九年移一千一百八十八人駐伊犁置領隊一人轄之
左翼四旗逐水草爲索倫在奎屯河撒瑪勒河岸右翼四旗廣
舍居爲達呼爾在和爾郭斯河科河岸距拱宸城不及三十里卽九城之一有參
將駐此今城爲回逆所燬距惠遠城亦僅百二十餘里伊犁將
軍所駐徐星伯新疆賦注塔勒奇城在惠遠西三十里又西八
十里曰拱宸城其西北以別珍島山爲界霍爾果斯河源所出
中圖無之當卽西域水道記之松山西南以烏宗島山爲界在
特克斯河北百餘里中圖亦無之伊犁距敵太近故左文襄奏
建省會於烏魯木齊而烏坦距回疆之西四城甚遠控扼殊不

易耳

問新疆造鐵路利病 答鐵路之利誰不知之第中西政俗不同辦法亦異西俗以商立國重商務故重工務凡礦工織工之屬莫不畢力講求有是貨則有運貨之路商賈之道在乎爭先取利苟事事居人後則利爲捷足者所得故必造鐵路以期利用焉歐洲方不過數千里而有大小數十國錯居其閒畫界分疆儼同周制此國之貨銷於彼國則此國得利矣中國大一統四海之民皆吾民也以彼省之貨運之此省楚弓楚得何利之有奪外洋之利以利中國乃謂之利奪秦晉之利以利吳楚可謂之利乎中國自通商以來銀之流於外洋者歲不下二千萬出口之貨絲茶大宗兩項歲值銀五六十萬然尙未抵洋藥紗

布進口之數其他零物亦略相當而進口呢絨值五六百萬銅鐵六七百萬及絲茶抵款不數數百萬則皆無可取償此海關有數可稽者也凡此滔滔去而不返皆吾民之脂膏也海禁之弛已五十年中國安得而不貧然其中出於東南者十之七八出於西北者不過二三西北輪船所不通西人覬中國開鐵路以通之彼欲暢銷洋貨耳黃河重濁海口高仰故輪船不能行否則早與長江一律通商矣而名不正言不順乃以爲中國興利爲詞夫使有利可興何憚而不爲中國大利在絲茶絲乃輕賁之物茶市在廈門漢口一水可通不待鐵路以行鐵路若成運費可減是獲利者在西人非吾民也北五省所出皆粗笨之物西人所不用其利吾民者安在若天津所銷草帽縐之類以

微物而積成巨款者或偶有之要必不敵洋貨之數也得非以煤鐵之礦乎絨布之工乎使我製造果精則西人雖不購我絨布未必不購我煤鐵卽絨布亦可敵進口之數此收回利權之說也苟卿有言有治人無治法得人則祛弊以制法失人則借法以行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士夫之明理者多鄙夷而不屑談其攘臂而談西法者往往熏心於利慾詢以事之曲折而道聽途說初未深求也驗以理之是非而捕風捉影茫無實際也又其甚者借礦務織務以爲名攫千百人之囊橐肥一二人之身家中國公司之所由不競也夫誠欲收利權則絨布爲首礦利次之中國礦雖充初然地學未精尙無把握進口之貨洋藥而外呢布最多苟經理得人可奪外洋之利權仍不甚賸小民

之生計乃以確有可憑之利而遷延歲月轉覲不可知之寶藏欲使山靈畢獻其菁英爲計已左況貨尙未籌而先籌運貨之路毋乃九左乎卽曰礦務能振興矣然礦苗多在深山窮谷鐵路六通四闢然後可以取利西國每造至數十百萬里而罄中國之力不及萬里其去煤礦不知幾何未必能運銷外國也且西人辦法不同其每歲出入度支皆有常數遇大事則舉國債開公司以辦舉之於其民非舉之於他國也西俗取息甚輕民償償子金而不償母主國計者例於歲前核明歲之國用苟有贏餘乃償宿逋否則置之故無國不負債億萬萬者名爲舉債實與加徵無異西俗君民共主君與民相維以立國故債雖多而無所累否則不爲謬臺之續者幾希中國行此釐金可減然

官與民不相信不能行也西國有議院其下議院皆民間公舉之人眾議僉同則糾資易集又俗重商務其富商卽其達官官與民近公司之利弊易見故民樂爲之國亦便之中國事歸官辦民不得與聞商賈惟利是圖難罔以非其道苟至潰敗決裂而猶欲其踴躍以從事也能乎不能今中國所舉以辦鐵路者非他乃帑藏之財也財之出於民者無窮聚於上者有限以有限之財辦無窮之事勢必不給無已其借洋債乎洋債雖只取息七八釐在西國已爲極重而易兩爲磅磅價臨時驟漲一出入視取息之數或且倍蓰又以海關稅項爲抵十年內外皆須清償非比西國之民債償子而不償母也洋銀行雖託名外國而中國所借之款實多出自中商本與民債無殊乃取息之

厚立限之嚴大與民債相反上下相蒙以爲利而欲興數千年未興之利也能乎不能或謂鐵路開則食力者益眾無慮小民之失業是也然南中自輪船開行繁富之區僅在通商口岸其腹地城鄉市鎮昔爲舟車輻輳者今則莫不蕭索道咸以前十室之邑千金之家所在多有今則莫不凋敝豈非勢趨於江海數大口而內地釐金繁重中飽者多散商多所折閱之故歟夫藏富於民其富也無形商賈折閱其耗也亦無形南方之民外強中乾久矣幸而差足自立者江浙有絲皖楚有茶閩粵有出洋招工爲之盈虛消息於其間也北地於此數者皆無之工務礦務多未講求縱改絃更張其獲利亦在數十年後而目前之利則已爲西人所刮矣況鐵路與輪船互爲消長火車若行輪

船勢必衰耗恐鐵路之利未可必而招商局已先不能支耳且語其究竟非獨中國無所利卽西國亦無所利也礦政本中國常行之事自周官後各史志及通考皆詳言之西人乃用服洋藥之法以采之卻疾而服洋藥者聚數日之力於崇朝開礦而用機器者發終古之藏於一旦菁華旣竭囊裳去之海涸山枯雖天地不能給其所欲更數百年殆不至天柱折地維缺不止彼欲取財於他國他國則旣貧矣欲取財於山川山川則旣竭矣天地皆窮彼安得獨富然則彼之所謂富者亦恣睢一時之富耳昔周末文勝憂世者莫不思返之於質而卒不能至七雄而漸滅殆盡至秦政而掃蕩無餘漢興乃能斲雕爲樸用黃老以致治百年而禮樂興漢武乃能黜百家以崇儒術故夫陰陽

消長之機有小闔關焉有大闔關焉歷數千載而始一闔一關者固非旦夕之效也戰國諸子紛紛藉藉蓋莫不應運而生爲儒教之驅除者也西夷欲謀人國則必先之以通商通商之法亦服洋藥之法也財也者百姓養命之源財力竭矣精髓空矣欲求恆幹之存其可得乎哉有愀愀待斃已耳於是乎見微知著之士乃亟思自強之策以救之自強之策奈何曰開鐵路也鐵路何以自強曰利懋遷也利轉輸也利徵調也懋遷之利亦既略言之矣所謂轉輸者何南漕百萬皆出江浙有警則海運不能通也然鐵路無論造於何地漕艘必不能飛渡鎮江夷若以四五兵輪陳於圖山内外吾之糧艘其敢銜尾以達瓜洲乎抑敢連檣以上金陵乎竊恐轉輸之利亦託空談耳北人不慣

食稻漕米又多陳腐旗兵得之貴諸米肆貧者乃食焉佳米無多非有力者莫能得也畿輔水利舊有四案近有淮軍之屯田於津沽左文襄之小試於近畿亦未嘗不著成效而仍無利於旗兵果使南漕不達則先期和買曷嘗不可救權宜天津百貨所萃京東稻米所出皆可和買第須得人耳徵調之利則誠有之然不就地練兵而徒恃徵調其勢已不可恃近時惟邊疆海疆乃有精兵夷若有警各須戒嚴爲督撫者自顧不遑安肯聽調抑亦不可輕調也腹地雖曾改勇營爲制兵而承平有年閒染綠營舊習兵不選者不可與爭鋒以此禦夷未覩其利卽有可用之師而鐵路非如西國之六通四關仍不能朝發夕至也且用兵者必問警而始調兵乎必聞警而始調兵則其用兵之

方略可知瞞瞞者恐不可以應敵也阻鐵路者或慮便敵人之
深入則又過計用兵自有不易之道有鐵路必有要隘有要隘
必有重兵使敵攻要隘未下而先輕入以陷重地欲進不得求
退不能是自送死也況鐵軌大小不同車轍難以適合毀之易
而復之難敵亦豈能咄嗟立辦西國無處無鐵路當有事時先
毀敵人之路以阻其捷運軍火者有之矣若舍要隘不攻置敵
軍不顧而但欲就鐵路以利馳驅者未之聞也夫鐵路無利於
民既如彼之著矣其有利於國者又如此之微茲事其終不可
行乎非也天下大勢之所趨雖聖人莫能遏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環我疆而處者莫不興建鐵路以迫我我不自謀人將越俎
而謀至於越俎而謀則其害尤烈矣天下事有理不可行而勢

不能不行者此類是也然則謀之之策奈何曰無策自清江浦以達京師自京師以達東三省復自河南以達關隴自關隴以達天山南北計程二萬餘里爲費在億萬外苟歲支海關數百萬而罷一切冗費期以二三十年亦可告成然此二三十年中外夷之有事與否不得而知海關之能支與否不得而知也其次則用西人民債之法然民之願借與否不得而知官之抑勒與否不得而知也中國經粵捻回之大亂民心固結而不散者何恃乎恃二百餘年之輕徭薄賦深仁厚澤淪浹於人心而不自知也今邊患日深防務日亟辦防不能不用財用財不能不取民取民不能不歛怨民怨咨則內憂作內憂作則外患更深二者勢常相因彼族覬之久矣彼族以商立國取民輕而

征商重往往逾中國倍蓰而商不怨者一則法制相沿如是習見不以爲奇一則度支出入共見共聞無所容其隱匿也夫中國之富強豈果不及外夷哉是二者皆不能行最下則借洋債而已借洋債而得法則爲日本不得法則爲埃及日本自以爲得法矣然日積月累何以償之計非償以國不可也埃及借英債而受英虐土之於俄亦然不待智者而知其非也故曰無策也新疆地廣人稀回民嗜欲不同其日用之需資於內地者有限惟人情尙新異洋貨暢銷則有之承平時屯田未廣而乾隆末年積穀已五十餘萬石自後存儲均與此不相上下見新疆設略兵燹後舊儲固不可問若大修屯政行之十年兵食不待外求是鐵路之必不可少於新疆者獨徵調及運軍火耳雍正

六年三月塔爾巴哈台請開金礦

諭禁之蓋地近金山

而是時準夷未平慮開邊釁也乾隆後曾開采其地在達爾達木圖河旁一名布克圖河又新疆金鐵銅鉛出產頗多若慶綏城東之奎屯河城西之濟爾噶朗河皆產金之地東三省與北洋勢易相聯新疆則鞭長莫及爲救急計莫若先開局於吐魯番以造軍火若造鐵路非合關內外以達於燕豫揚徐之郊不可果使帑項可籌豈非當務之急然而中國之財力如是中國之習俗如是竊恐鐵路之成非可以歲月期也故曰無策也

余運貞字起元平南人藩鎮論 評曰自秦漢以來垂二千年中國久統於一郡縣之治聖王復起不易斯言紛紛封建徒自擾耳而邊陲則有不盡同者元代以郡縣治中土以封建固邊

陸宜可以久安長治而享年不永則爲郡縣者虐民已甚後人
馭失其道之故也且元代幅幘最廣邊警無聞西北諸王各擁
重兵遂阻聲教而至今遺裔遍於西北未始非當日封建之效
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也假使元之邊疆有事諸王外禦強
敵不得不內藉王靈必不敢阻兵以叛而藩籬永固亦不至國
家獨受其害金人建劉豫爲屏藩欲以倣宋蓋卽此意亭林黎
洲論方鎮雖有偏激之詞要未嘗不持之有故在人用之何如
耳日知錄明夷待訪錄所論皆鑒於明季土崩之勢而云然但
方鎮之勢非成於一日臨渴掘井無所用之邊疆以禦大敵者
尤非倉猝所能奏效也

朱永觀字光甫南甯人問崑山顧氏桐鄉張氏平湖太倉二陸

氏之學同歟 答亭林桴亭雖皆重實學皆主經世然其爲學宗旨不同平湖桐鄉尤與亭林異趣桴亭學問淹貫於宋儒中兼取東萊永嘉之長思辨一編言經濟者甚多而不爲迂遠難行之論天文輿地律呂禮樂河漕兵制農田水利無不究心而一歸於儒術蓋朱子爲學之方本自如此觀語類文集可見也

國初諸儒宗朱子而得其精意者在上則李文貞在下則桴亭皆非佔畢與空疏可比天算音韻律呂之學桴亭雖不及文貞之深而踐履純懿尤過之清獻論學之正律己之嚴致用之醇實固不待言至研窮義理剖毫析芒則諸儒皆不能逮其學專宗程朱卽濂溪明道亦不甚取蓋有鑒於明末心學流弊故辨別至嚴此乃其時爲之後人不得以是爲疑也楊園宗旨甚

正操履甚粹經正錄備忘錄諸編多自得之言集中若與何商
隱屠子高沈德孚諸書議論皆透闢惟精博稍不逮二陸亭林
敦尚風節與夏峰同論學頗重事功略與永嘉相近生平史學
深於經學而剛介之節得諸孟子者尤多其書沾慨藝林爲功
甚大但持論間有牴疏偏激者讀者亦不可不知後來漢學家
重其書但取其能考訂耳此則葉公之好龍鄭人之買櫝 國
初儒術極盛自諸儒外若浙東之有黃梨洲湖南北之有王船
山胡石莊乾嘉以來求如其比者邈不可得矣梨洲淹洽猶在
亭林之上心得處亦過之而偏激殆有甚焉吾浙繼梨洲而興
者後惟全謝山其學其人皆可敬石莊遺書僅見釋志讀書說
讀書說卽釋志之餘其中精理名言尙復不少二書自比於徐

氏中論顏氏家訓家訓安能及此中論或庶幾耳至如顏李之
學雖多偏駁劉繼莊雖以間見爲主尙少內心而氣象博大皆
非後來所及繼莊書只見廣陽雜記多識國初遺事有論學
者精博過於顏李第顏李之書未見元本今本乃
戴子高所訂恐未免羅臺山集中有答楊邁公書論雍乾以前
以己意爲去取耳
儒術臺山好治釋典言不雅馴而此獨確當

無邪堂者南皮張孝達尙書督粵時闢廣雅書院以課士而因以名其堂者也己丑孟冬余自端溪移主斯院院規先讀書而後考藝重實行而屏華士仿古顓家之學分經史理文四者延四分校主之而院長受其成焉諸生人賦以日記冊記質疑問難之語於其中而院長以次答焉顧迫於時日諸生未及遍觀也今年春分校馬君貞榆偕其弟子龍君約遊西樵三人者舟中無事縱談舊聞連日夕不輟語次遂及諸生學業馬君謂余盍作一書以導之余感其言而意以謂學之成就視乎其時非其時而語焉莫之應也若辨章學術以端諸生之趨向則不佞與有責焉乃簡舊所爲答問之辭輯其稍完整者而益其所未備釐爲五卷庸示諸生烏虜自義軒以逮今茲自東海放乎西

海理之本諸大同者無弗同也而其間道術分歧蠹午翳出人
自以爲許鄭家自以爲程朱許鄭程朱之在聖門誠未知其能
相說以解否也而世之爲許鄭程朱之學者支別派分壹若終
古不可溝合則未知許鄭程朱之學之果歧歟抑未知爲其學
者自歧之歟而況東海西海之遙又安知無歧之又歧者歟聖
哲不作孰從取正後生小子奚所適從然則余之爲是言也擿
堦索塗其敢自信乎哉己不自信而欲見信於人余戾茲大矣
雖然吾聞古之君子蘄至於道者無他焉反經而已矣經之不
正而欲民之無邪猶卻行而求步弗可得也若狂者若狷者皆
載道之器若漢學若宋學皆求道之資分茅設藎旣已隘其耳
目而似是而非者亂焉好爲新異者復亂焉鹵莽滅裂以求之

則亦鹵莽滅裂以報之當是時也士而斯至於聖人之道蓋亦甚難誠知其難而不敢安於苟且士之尙志所爲異於凡民也耶憲之作作於士夫之心凡民蚩蚩庸足責焉則夫明六經之恆言返而求諸聖凡共由之大道抑亦志士所不容自己者也余誠謝陋無所藉以導諸生顧念天下之大碩彥之眾豈無人焉躬行心得以漸復乎經正民興之盛俾無潰乎斯道之大閑庶幾陽儒陰墨之風無自而熾余日望之而獨余之私望也耶於序誦詩三百蔽以一言諸生登斯堂者尙其顧名思義而毋或替於歧趨以自隘其量哉光緒十有八年秋九月義烏朱一新識

無邪堂答問卷五